

# 浅析巴金小说《寒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郭立军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 吴忠 751100)

**[摘要]** 小说《寒夜》是巴金中年时期的力作，其人道主义表现在对汪文宣、曾树生两小人物悲剧人生的关注与同情。

**[关键词]** 人道主义；小人物；悲剧命运

## 一、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

巴金在他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中曾明确表明：“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sup>1</sup>“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sup>2</sup>这充分说明，巴金的全部文学创作都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导的。他的创作就是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奋斗！他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充满爱的社会。陈思和在《巴金论稿》中说到“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他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制约着他的整个思想的发展，自然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人道主义是巴金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的整个作品中一条红线，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

## 二、小说《寒夜》中对汪文宣的悲剧命运的同情

小说《寒夜》中的汪文宣是被不合理制度压跨的一个小人物形象。巴金在谈到《寒夜》的创作目的时说：“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的人受苦的制度。”<sup>3</sup>

汪文宣是一个谨小慎微、战战兢兢、懦弱安分的抗战时期国统区小职员形象，犹如契可夫笔下在旧沙俄时代的小人物形象。作者曾说：“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无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sup>4</sup>汪文宣，一个黑暗的时代里的小职员，他的性格核心是隐忍和作揖主义。他在上司面前战战兢兢，面对社会的压力，只是默默的忍受。他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工作，整天校对着似懂非懂的文字，他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低下，受人轻视。他不得罪任何人，从不顶撞上司，对谁都是低眉顺眼，甚至忍受一切冷眼和嘲讽，对很多人、事他虽心存反感却从不吭声。面对着上司的压迫，他常常在内心深处愤懑地喊：“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一边校对着政府粉饰太平的文章，一边在心里冲自己发怒：“谎话，谎话，为了你们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但这些无声的抗议只是在心中对着自己喊叫而已。为着生存，为着微薄的报酬，为着一家人能够勉强地活下去，他只是忍受。他抱病工作，但即使如此，他连给自己的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的钱都没有，连检查自己身体的钱都没有，但是为了周主任过生日他不得不掏出一份钱。他小心翼翼地想保住这份可怜的工作，但他最终未能保住那份可怜的工作，被公司辞退了，他郁闷，他绝望，他百思不得其解：“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在贫困交加中，默默地送走一个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病危时他嗷嗷嘶哑地呼叫“我要活，我要活”。临死之前，他承受着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喉咙和肺一齐痛，痛的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终于没有熬过漫漫长夜，终于没有等到心爱的妻子回到身边。他一期期望着抗战胜利，他认为抗战胜利他的命运就会改变，但他却在抗战胜利的那天，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在惶惑与绝望中，在母亲和儿子的守候下，这个小人物撒下同样惶惑与绝望的母亲和儿子，痛苦地结束了他卑微的生命。这里巴金对这个弱小者倾注了他真切的同情，为他的不幸地遭遇而叹息。正如巴金在《寒夜》的回忆中说：“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

的母亲。我对着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sup>5</sup>这段话已揭示出了汪文宣家庭悲剧的社会根源，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对笔下人物深切同情的态度。

## 三、小说《寒夜》中对曾树生不幸命运的怜悯

《寒夜》中还刻画了曾树生这样知识女性形象，她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她有理想，她曾理想“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但是抗战之后，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失去了实现理想的基础，在生活的打磨之下，她到银行里当“花瓶”。她曾一再向文宣诉苦说：“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呀。”为了生存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在浮华的社会中艰难地谋生，理想的丧失使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痛苦。

但是让她更痛苦地是幸福的丧失，她不堪忍受那个贫困、灰色、了无生气的古庙似的家庭，家中婆母无理地挑衅、文宣苍白苦恼的脸，她感到寂寞、空虚和烦闷。她要出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如她所说“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她经常出入舞厅和咖啡馆，向往热闹喧嚣的尘世生活。她要找寻自己的幸福，树生所要的幸福文宣没有能力给予，因为文宣本身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在这种现实下，她向灰色的家庭生活提出质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家对她来讲，已经不是温暖，幸福的所在，就像寒夜一般阴冷，家就是“枷”。她曾直言不讳的问汪文宣说：“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她已经厌倦了这种家庭生活，她感到琐碎、平庸、昏暗的家庭生活蚕食着她的心和青春，她要救出自己。她要离开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不能陪他们牺牲。树生在经过自己的深思之后，终于下决心告别母亲、妻子、儿媳的角色，去寻找她所向往的自由与幸福，使自己那颗痛楚、烦乱、寂寞的心得以安宁。小说中她选择了同一直在追求她，诱惑她的陈主任去了兰州那个陌生的地方，她离开了家庭。对于她的离家出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是的，她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在兰州写给汪文宣的信中曾深情地说道：“我曾经发誓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困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她只是本能的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作者巴金对她没有任何指责，而是给予理解。如她所说“我们谁都没有错，如果说错，那是这个时代的错。”当她从兰州回来时，她面对着丈夫死了，婆母和儿子不知道去向，在寒夜里，她孤寂的徘徊在寒冷的街头，此时的她感到地是孤独、无助、悲凉。“离家”后的尴尬，无路可走的悲哀，使她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小说结尾巴金深情说“夜很冷，她需要温暖！”巴金对处于寒夜中的曾树生充满了同情。

总之，小说《寒夜》描写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国统区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主人公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是上海两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他们辗转来到了重庆。最终，汪文宣悲惨地死在锣鼓喧天的庆祝抗战胜利之时。曾树生面对着家破人亡、人去楼空的情景，孤独和悲凉地徘徊在寒冷的夜里。小说通过一家人生死离别的悲剧，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抗战末期国统区普通知识分子的悲惨的生活画面。其人道主义表现在对汪文宣、曾树生两小人物悲剧人生的关注与同情。

##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巴金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
- [2]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
- [3]张慧珠.巴金创作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 [4]陈丹晨.巴金评传「M」广东：花山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
- [5]季美林.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8月
- [6]徐开垒.巴金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

# 乡土资源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开发和利用

王志辉

(五莲县叩官镇中心幼儿园 山东 日照 262305)

**[摘要]** 乡土教育资源的应用，拓展了幼儿园教育背景下可利用的教育范围，与幼儿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习惯，生活经验。物质文明等丰富教育资源的引入，可以有效拓宽幼儿教育的层面，在丰富体育活动内容的基础上拓展幼儿接受世界的范围。

**[关键词]** 乡土资源；幼儿园；区域活动

## 引言

面对幼儿活泼开朗，对世界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幼儿教育时期，当教育背景只局限在幼儿园活动范围之内就会极大的限制幼儿的个体发展。幼儿园体育活动中乡土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幼儿活动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因此在幼儿活动区域内，可以通过教育环境的拓宽，丰富其日常的教育体验。同时由于乡土资源更加符合幼儿的生活习惯与生活背景，乡土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可以有效的增加幼儿活动空间的同时得到较为优质的教育效果。

## 一、乡土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幼儿园在其教育背景下，虽然能够意识到该项资源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利用方向与利用角度、利用方法的偏差导致该资源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利用的效果仍有欠缺。

### (一) 重城市轻乡村

在乡土资源的利用背景下，该项资源指的是幼儿生活经验下的风俗习惯，人文特色，但是在当前幼儿园开展乡土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追求城市化的错误